

灯下漫语  
Dengxiamanyu

## 想起澹台灭明的“行不由径”

□李伟明

孔夫子虽然被尊称为“圣人”，但在识人方面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比如他的弟子澹台灭明，起初在他眼里就没能获得应有的重视。

说来惭愧，我最初知道“澹台灭明”，还是中学时期读梁羽生的小说《萍踪侠影录》，是一名武林高手。后来才知道，历史上真有“澹台灭明”这个人，不过，他和梁羽生毫无关系，人家是孔子的七十二高足之一。正史人物不如“闲书”人物知名，是否多少有几分滑稽？或许，只能说明梁羽生作品对那个年代的学生来说，影响力太大了。

史载，澹台灭明字子羽，武城人。他拜孔子为师时，孔子见他长相丑陋，便以貌取人，认为他没有多大才能，当然也就不怎么看重他。后来，澹台灭明发奋苦学，成为有名的学者，而且品行广受认可。孔子得知后，感慨地说：“我凭言语判断人，看错了宰予；凭长相判断人，看错了子羽。”

今天想起澹台灭明，是因为其“行不由径”的故事。

澹台灭明为人公正无私，标准的“君子人格”。《论语·雍也》记载：“子游为武城宰。子曰：‘汝得人焉尔乎？’曰：‘有澹台灭明者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。’”其大意是，子游在武城当领导时，孔子问他：“你在那里有没有得到什么人才？”子游回答：“有一位叫澹台灭明的，做事从不走捷径投机取巧；如果没有公事，他从不到我屋里来。”“行不由径”于是成了一个成语，比喻行动正大光明。

今人或许以为“行不由径”是思维死板僵化，全然不懂通融。其实这是个关系到原则的问题。在那个时代，“路”和“径”是大有区别的。周朝实行井田制，井田以外的叫路，以内的叫径。路是公共通道，径则是私人领地，走小径的行为是不合礼的。澹台灭明不抄小道图便利，不私下找领导汇报“思想”，就是因为做人光明磊落，处事遵循正道，有话说在明处。不走“捷径”，奉

行正道，行事规矩本分，为人坦诚正直，这说起来容易，践行起来却难免障碍重重。做到这一点，需要很高的觉悟和很强的自律。没有这等觉悟，就意识不到这种行为的必要性；没有那份自律，即使有这个认识也管不住自己的行为。

现代社会，热衷于走“捷径”甚至歪门邪道的人还是挺多的。这种人，为了达到某个目的，首先想到的不是脚踏实地努力奋斗，靠真本事硬功夫走向成功，而是琢磨哪里有“关系”可用，何处有“空子”可钻，偷工减料，只求“速成”。更有甚者，毫无敬畏之心，只要能实现目标，再大的纪法风险也不当回事。总而言之，这种人信奉“功夫在诗外”，只想取巧，不肯实干，只以“结果”论英雄，全然不管“过程”是否安全妥当。

另一个事实是，崇尚“捷径”者，最后一头栽倒在这条道路上的也不少。很多年前，有家企业要建大楼，老板仗着和有关领导关系“铁”，未批先建，执法人员一时还真拿他没办法。不料，大楼即将封顶时，该老板的“靠山”倒了，新任

领导公正廉洁，于是，这座拔地而起的庞大违法建筑，很快夷为平地……类似的“起高楼、宴宾客、楼塌了”的版本，千百年来总是不断地重复上演。很多不当得利，就是这样来得快去得也快。毕竟，少了正当的程序，就少了一份合法的保障。搞歪门邪道的行为，总是见不得阳光的。而一旦阳光照耀进来，那些看似坚硬的东西便要像冰雪一般消融。

看多了某些戏剧性的结局，我总是一再感慨：老想着“不劳而获”，最终可能两手空空一无所获；老想着破坏规则，最终自己也可能成为“无规则”的受害者。少些花花肠子，少些“捷径”思维，远离无功受禄的思想，杜绝损人利己的念头，切忌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”，才是安全可靠的大道。“行不由径”应当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。古人云：“捷径虽云易，长衢岂不平”。不走“捷径”，不图小利，置身于光明之中，习惯按规则办事，方能问心无愧，行稳致远，把事情做得妥妥当当，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。

人间物语  
Renjianwuyu

## 一株老枣树

□孔伟建

曾经的苍翠沉浸在明媚的阳光和适时的雨露之中，无数明亮的叶子，仿佛打了蜡一样光滑，微风翻动着它们。喜鹊、麻雀、燕子，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鸟儿展开翅膀在阳光下飞翔，累了就在这棵树上歇歇脚，然后会有星星点点的鸟粪落在枝叶上。

丰收时节，乡里乡邻多有好吃者，常来我家，在树下仰望一番，然后随手拿起竹竿，瞅准挂果多的地方，打上几竿子，枣叶连同枣子纷纷落地。枣子无需清洗，捡起便吃。爱干净的，在衣服上蹭几下，便大快朵颐起来。

这枣子又大又脆，水灵灵的，青红相间，艺术品一般。熟得好的，通体枣红，落地便会摔出些裂隙，让人想起精美瓷器上那些细若游丝的冰纹。

我出生和成长的那些年，一直跟这棵树相伴，她是家里的日历，她是燕子归来时最早的落脚点和雏燕学飞时的试

验站。

枣芽发，种棉花。七月十五枣红圈，八月十五晒半干。庄户人总能从草木之中捕捉到季节变化。每年大雪后，我总忘不了围着她堆一大堆雪，让凛冽的雪水滋润她。每年除夕，我总忘不了将烟花对准她的枝干喷射一番，让她体会火树银花的含义，告诉她人间又是一年。

我一直非常喜欢吃这棵树结的枣子，那种味道和记忆深入骨髓。在老家的那些年，枣子唾手可得。参加工作后，每年枣子丰收，家人总会想方设法给我带点。有时是鲜枣，有时带点熟枣。生枣入口爽脆，味道如一。熟枣软糯香甜，可慰乡愁。

如今，我已逾知天命之年。每个人都有故事，每棵树都是生命。这棵树与我，都在人间经历风吹雨打。心中唯愿这棵树平安，能多伴我一些时日。

长河浪花  
Changhelanghua

## 在金山(外一首)

□殷修亮

你的海拔才一百多米  
肯定是山中的小个子  
但有着灵秀的腰身

都叫你金——山  
我察看了每一块石头  
哪一块颜色都无法让我动心  
我想，一定是你囊中富有  
却外表低调

高处那尊八层道士塔  
正一边深藏通灵  
一边饱含怜悯

## 游文亭湖

文澜桥伸出长长的手臂  
和我相握之后  
一转身，就端出一湖秀色

游船划过明镜的肌肤  
荡漾出层层柔美涟漪  
垂柳披着轻纱  
在远处频频招手  
窈窕的芦苇  
兴奋地把身子俯下又抬起

欢声笑语，惊起  
湖中小岛上栖息的羽翼  
让一个个心弦  
跟着纷纷竖起

走过文澜桥，我愣住  
一定是它巧施魔法  
让来的人把魂留下

## 临江仙·立冬

□赵同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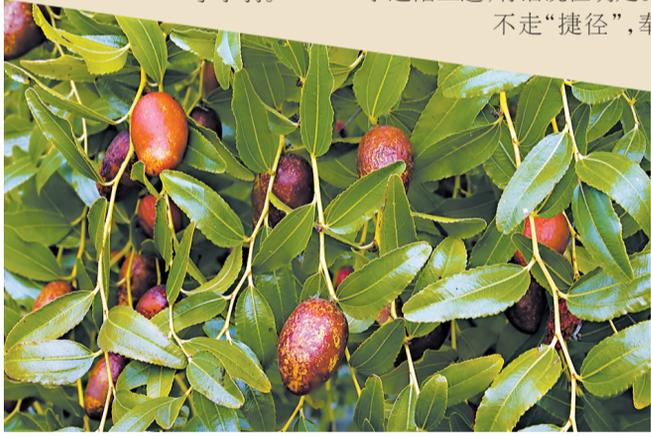
林间繁叶不觉黄  
摇曳落入土壤  
寒境难掩物暗香  
秋色已远航  
雁带霜几行

庭前芙蕖掩映秋  
几声鸟鸣绸缪  
举杯邀月饮美酒  
半生鬓白头  
余华应晚秀

## 甲辰小雪

□孙胡子

寒浸衣裳风透窗，  
小雪节气雪未扬。  
灶烟飘绕饭香溢，  
情如梦悸意如霜。



老家院子里，原来有四棵枣树。弟弟结婚那年，因翻盖房子，去了三棵，只剩一棵。多年来，剩下的这棵枣树落单一般，独自坚守着这方院落。看着有些孤单，她早已习惯了这种孤单。

我每次回家，母亲总爱说，这棵树是她嫁过来后栽的，五十多年了，真快啊！五十多年来，这棵树一直站在那里，我想她的根须肯定早已深扎，粗壮。她肯定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接着所谓地气，深厚凝重的地气，不可言说的神秘的地气。

跟这棵树差不多年龄的，还有一眼老井。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打井的情形，这井要比树年轻几岁，算来也四十几年了。他俩相距两米远，做了几十年邻居。而今，井水依然清冽甘甜。只是，这棵树近年来开始走下坡路，逐

渐呈现老态。不知何年，主干已枯死，又新发几根枝丫，旁逸斜出，每年只是疯长些叶子，不怎么挂果。尽管每年春天枣树开花之时，弟弟都会喷洒些防止落花、有助挂果的农药，却总是不见效果。她的树皮太粗糙了，难用语言形容那种颜色，那是五十多年光阴沉淀下来的颜色，是饱经风霜后的颜色。况且张牙舞爪，长了牙齿一般，让人望而生畏，不敢上手。

想想几十年来，这棵树每年都守着春信，每年都按时开花，那种细小的、密密匝匝的、平淡无奇、其貌不扬的花开得铺天盖地一般，总会引来嗡嗡嗡嗡的蜂蝶，然后会结很多枣子，藏在枝叶之间，孩子般慢慢长大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如同孩子走向学校、农人走向田野或经营其他生意，如此天经地义。